東堂集

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侍讀臣孫球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東堂集卷九

宋 毛滂 撰

記

湖州武康縣學記

元符三年新天子即位大赦天下且曰應祠廟損者以係省錢修之武康縣令毛君其書監司曰縣有學幾廢獨先聖文宣王殿廬存亦不庇風雨而縣之浮圖道士居三十有六處崇壯異常而文宣王之居如此甚不稱天

子尊德樂道嚮意儒學之意與士大夫所以造次顛沛不忘先王者請亟奉詔他日提點刑獄使者檄縣曰當出轉運司錢如詔意他日又奉轉運判官檄曰給八萬錢縣令當董其事學於是成矣毛某曰夫子生後老子五十三年夫子卒又五百四十九年浮圖法入中國彼老子浮圖所談皆道也夫子廼獨以二人所談者周以宮墻數仞鐍而不出彼立戶外者無見也以為道之妙處盡在老子浮圖爾道難知知之難言言之難以曉人

觀老子浮圖譬如善游者往而之市褰路人裾曰吾嘗蹈海而造其淵其下乃珊瑚扶疎珠貝璀璨龍吟而蛟舞且洋洋也若豈知之乎當共往而觀之彼儻告人曰溟海之上風雲濤波之變怪如許舟楫鳧鷁之去來如許則人藉令不習海庶幾往而觀焉至語其淵微忽恍莫測則非善游者世且安能盡知之故言未竟而聞者意已沉溺瞀亂矣二人以道之淵微車載囷倒而肆羅列也欲使經其門者皆滿槖而歸烏在其能滿槖哉惟

夫子之道如中衢致尊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宜故夫子有知之而不言者老子言之於前浮圖言之於後聞其語者幾何不沉溺瞀亂乎然夫子沒老子浮圖亦已去人間久天下像而祠之如前昨日豈以其道常在邪自天子之都逮州縣為學各一春秋祠夫子於學歲率不過再祠又學之廢者常十七八丹青憑附之質託於撓棟腐桷之下斷甃敗垣之間諸生衣布褐羹藜藿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百家之說然道雖加修身益

困而無憀者亦嘗十七八而天下不以為夫子之道不行自冠昏喪祭射御鄉飲戰陳聽獄朝覲燕私凡人所當為者一出於夫子之道國所以治家所以安人所以為人物所以為物凡必出於禮樂刑政閒而無一不得宜者則曰夫子之道云爾不如是則曰非夫子之道學不學祠不祠不論也至於學老子浮圖之法則不然彼蓋豈能盡知其師之說徒以為當作深簷大屋金容碧貌張皇怪誕以自尊嚴爾故入其門四顧皆繡楹綺井

金鋪而珠罘罳光炯淩亂眩人目睛動移心䰟故鄙夫庸人蹴踖生敬認為神奇又極世之侈奉養具殫滋味日夜祠之且以腯其徒一歲之間雖百家之縣亦屢費千金而後其道行苟不如是則其徒且相弔以慼曰道不行矣然亦卒不行於士君子間惟夫子道雖出繩樞甕牖中亦必行故回居陋巷飲水曲肱不害庶幾於聖人子貢結駟連騎負終身之恥於原憲漆園吏有言六合之外聖人存而勿論此又安知非所以深論者乎夫

子葢嘗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此所謂六合之外皆未始出夫子戶內爾將有不論而喻者亦開戶而受之彼老子浮圖又安能離絕而遠去耶獨語其所不及則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如行千里者問途於人或曰自此而往途則是也而不能以達千里告人或至或不至顧其行如何爾逮其不問而知不行而至以游乎四海之外此非可以求於庠序之中圖書之間雖夫子親為其弟子言也亦不能傾盡故均於聞一而賜則知二回則知

十自十而百而萬聖人之道寧有既乎雖然自萬而返與一俱亡則聖人之道不可以口舌爭矣故曰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者則余不敢以言知夫子亦不敢以不言知夫子矣言與不言皆不足以知夫子況求於寢宫偶像之間乎武康地褊小寡民衣縫掖者五六人焉作浮圖氏廬者突兀相望夫子乃居陋屋下蕭瑟徒四壁風雨所經過也余慨然念老子浮圖之廬列於天下者綺紛而櫛比因極道其所以然如此余聞武康

防風氏故國其專車之骨既已盡於螻蟻今其俗易於服馴以能養桑柘善眂蠶眠食狀為材父兄鮮以夫子之道詔其子弟余念上負天子所以丁寧化民成俗之意此余所當憂而學不可不作也舊學在縣東前縣令遷遺像而廢其居凡十六年春秋奠菜皆露立茂草中踐牛羊之跡嗟乎自唐晉間此地固多名勝士如孟東野沈休文輩璨然相望余覽觀其山水時得佳處朝雰夕霏自有英華意東野輩數子無恙時咀嚼以自鮮榮

其肝膈之積聚既已蔚然又欲以其餘韲後人而未有多取之者何也學以元符三年秋九月增建建中靖國元年夏四月畢工故像甚凡不足以棲神明亦咸用改作所謂堯頭禹身華冠象珮望之儼然也為屋宇二十一間不侈不陋稱縣之廣狹也開戶鈎簾無敢意物獨長澗分碧遥峰送青光風霽月共臨几案能為人洗肝膈之澳涊發肺腑之瑰奇使其吐而為言富於南金大貝真諸生之奇貨山水之闤闠也余與客俯仰久之因

勞諸生曰學良苦矣而貧若是令有奇貨可拾而取諸
生豈有意乎編簡蓋資財爾筆研盖䮠儈爾厚其資財
習其䮠儈鼓篋而入其價不三倍乎客有言於座者吾
將捐資財謝䮠儈屏奇貨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
圃盡棄文俟之土梗如何言未竟予倚户而吟下俯流
水有舟出葦間漁於余側者得一頳尾而棄其罣罳余
顧客曰無多言矣學亦若是會當為碑因載於其末云
建中靖國元年四月初五日記

雙石堂記

大丞相韓魏公客齊安孫貴公素為衢州始至盡壞州治屏障達其隱蔽而重門洞開麗譙棨戟嚴其前山光野色棲其背公髙明人心猶隘之欲更為便座見吏民布條教未有所也他日步至城西隅披蒙茸入榛莽有得意處焉公曰當在是州南韶光園有清冷堂壞命徙其材請於部使者曰願助我一堂之費不日工畢顧未有名而廳事下土勢坡陁篠木蕭森公以問人衆皆曰

此冢爾相傳有碑其文云五百年後當有刺史為吾守
墓以故前後守皆敬而不敢慢公曰審如是耶端可去
命取鍤欲去之左右大恐私竊語云禍不旋踵矣寧犯
公顏必留冢言甚力終不許至闔府叩頭遮公痛道所
以不可去冢意公曰事真僞未可知吾不敢以為無冢
獨天子命吏古所謂二千石屬任甚重則環吾封千里人
無賢不肖而尊至社稷細至豚魚吾一切得主之令乃
旦旦坐廷為人守冢耶藉令土中有賢者骨尚得以禮

法去就儻冥頑不可告語此則愚鬼爾為鬼而又愚良可逐不然則徒積土爾去一撮之土用數夫之力復何惜哉衆知其理不可奪而止公即使具棺衾設飲食用浮圖氏法將遷之高原手為文躬自祭曰遷之為是則或為民福苟不當鬼神意則太守請受禍不他人及也其文陳義甚高讀之悚人魂魄而况於鬼耶至斸土深一丈二尺初無他異獨得二石峯長五六尺許而大木之根蟠踞其下衆疑始定石上有刺史季穀題識云乾

符五年五月三日安於此押衙徐諷龍山起砦處得二
石又刺史愼知禮題云開寶七年十月二日重壘峩眉
山於廳事前於郡齋文會閣移季公之石安置於此愼
刺史距季公凡九十七年孫公之破此冢也去愼知禮
又一百二十一年矣自㱿而至今凡二百一十八年不
知人以為冢者特幾年而難破之疑一旦遇公以戲笑
而釋之是豈亦有數乎公顧二石笑曰吾得堂名矣使
遷致新堂下翠陰覆葢蒼然人立而苔膚堅瘦雲根潤

活屹相顧嚮如釋沉埋之恨而有負主人盼睞之色公乃為書告福建轉運判官文勛安國曰吾當以雙石名吾堂君有篆名請為我書之令所謂雙石堂也嗟乎天下可疑事豈獨此冢耶令人固有蠑言而梔貌鳳鳴而鷙翰蓋冢其表者亦纍纍爾至使之熒惑耳目感移心意苟一日與公相值將不知所以自喜矣公才器過絶於人而博識强記辭氣愿欵為吏以敢擊行毋簿書堆案賓客環坐肴酒前陳鍾鼓雜奏初不妨笑歌而政術

可紀至夜分客往往坐睡公睟子瞭然逼人此豈可學

也衢在東南窮僻處未甞識天下偉人而公秀眉明目

風度凝遠臨事果敢出人意外里巷相驚以爲異政旣

而皆安樂之然此特公胷中之小小者爾國人初聞公

來諸豪望風氣索竊自戒曰豈往年孫陽翟耶是善屈

人我不自戢公不置我士大夫又曰此韓魏公客教授

書記耶其人仁而好士可撼以義庶幾吾國有瘳乎後

皆如所料公頃爲陽翟名聲藉甚裕陵召對延和將以

為御史公為上談經術論天下事無回撓上頗知公為
韓丞相客意甚嘉之詔留京師久不得辭公亦杜門謝
遠權勢人或䜿以當見大丞相者公笑曰御史可從人
匄乎以故不果用他日雖屢試公以事而益有能名吏
復坎壈於時而了無纎累遠棄此邦識者介介不快為
朝廷惜人材而人固疑公之不樂也殊不知公方且謹
簿領親米鹽下與丞掾分勞苦其餘力尚能治亭榭賦
詩飲酒與賔客相娱樂而眉間乃無一點流落之色焉

援云凡人為貴當使可賤異時知公能不驕富貴人也衢號山水清遠地多修竹前人獨不治臺觀為登覽地目之所到裁藩牆間爾自公為此堂鈎簾開牖而望已心舒目行忽焉如騎氣御風飄浮上騰肆無留礙堂面羣山狂峯秀嶺翔舞排蹈來赴座隅雨暘慘舒各有奇態繚垣開囿下瞰萬家桃蹊柳巷朱碧高下佩寒溪之清深帶長城之蜿蜒自其下望之欄楯宛轉簾額飛動日炫羅紈風落笑語殆不類人間世也堂為重屋而三

檻中檻種竹便娟葳蕤泠然來風煙梢雨籜偃仰氷雪故以為雪竹軒西檻種菊團欒葱蒨氣並蘭蕙懷芳春畦擢秀露砌故以為露菊軒東檻種柳春姿濯濯風態鬱鬱而低徊綺寮婆娑玉甃故以為風柳軒西軒之下有山焉槎牙茀鬱蒼稜孤秀蓋土中所得木根也對山結茅為菴短窻低檻竹栢幽好如山僧野人之居向冡之未去人皆稽首過其傍不知其下特二石一木根爾公鍤置於此以助游適而往時稽首者反得摩拂而狎

玩之於是羣疑始亡故以為破疑庵使庵中之人抱神
收視寂然凝虛不將不迎應而不藏則盡天下之疑不
足破也庵外一亭古木扶踈玄蔭耽耽又揭為喬木亭
翼亭面堂有臺而屋方楹曲檻中置碁局坐其上者翛
然追童子之仙風輕矐靈之急節葢所謂碁榭也並榭
而西垣勢凌厲而欝有佳木廼亭其上可以望空濶散
滯礙故以為能賦亭葢將廣崔侯欝怒之思成陸生瀏
亮之說又所以待列大夫也堂之初構欲除地立木下

得柱礎六與今廣袤不差毫髮乃知此地之勝前人益嘗得之豈中間因循圮壞蕪為穢墟而狐虺鳥鼠得以為家遂不復為人賞識耶抑佳致所在地靈固自藏靳固必俟其人而付之耶滕王閣天下偉觀得三王而名益傳如庾元規南樓謝安石東山皆因其人以不朽故至今好事者想見其處柳子厚作茅山亭記云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不遭右軍則清湍修竹蕪没於空山矣韓退之記宴喜亭則云其丘曰俟德之丘蔽於古而

顯於今有族德之道也噫戯此堂也當知其與南樓東山蘭亭宴喜及夫滕王之閣爭不朽名矣他日客有升堂而坐援僕手而起曰嘻甚矣公之貪也夫以千里之疆其山川之雄秀原隰之廣麗室居之輪奐蟲魚草木之茂暢旦氣之清明夜象之光怪公乃籠於一堂之上攬於几席之間將盡有之而厚自潤澤春在檻東秋在檻西冬冬在檻北而南風時來徑入襟袖雖造物之歷四時而僅有者公又據其會鈎致而并取之甚矣公之貪

也或曰公之貪復有過於此者世或脂韋爲柔公則頡
頏而貪勇世或突梯爲利公則洗濯而貪廉世或剋核
爲薄公則愷悌而貪仁世或僥倖思進公則逡廵而貪
退甚矣公之貪也僕告客曰公能貪而不能守喜得而
好費前所謂山川原隰室屋蟲魚草木與夫晝夜之氣
四時之物公不過一研墨涉筆則瀾飜滿紙盡用而無
餘至所爲廉勇仁退固已散於此邦之人浹於士大夫
之心而不自愛惜僕試從容求公於破疑庵中則索然

隱几攬鬚而長嘯顧僕與客曰雙石之勝槩請以餉客
往矣吾方營吾私客與僕愀然而嘆曰公所謂假道於
仁託宿於義我曹平日所窺皆公杖屨外事爾蓋未嘗
見公也昔杜子美從李白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
慨懷古至使人莫測者何也葢自知吾之身適往適來
須臾變滅俯仰百世交一臂則無可懷者況光景易散
而無迹之留耶此堂決非公懷抱中物矣異時登堂而
思則風烈猶可想也儻求公之跡於庵中則公殆不可

見矣聊記其畧以附三衢故事紹聖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饒州州學進士題名記

漢博士夏侯勝每講授嘗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茍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學經不明不如歸耕僕初意古今取爵位致登顯亦視吾材如何爾將未必盡用經術至讀霍光傳觀其立誼秉志一謦欬繫國家安危卒輔幼主為時阿衡可謂社稷之臣矣然以不學無

術闇於大體身死肉未寒而顛覆隨之乃知雖有光之材苟不學未免於闇人不可以無學如是況方且以此進取者哉天下郡邑皆有學校而廢興在守令鄱學自范文正公出守病其當闤闠相東湖得佳處將遷之被召不果以屬張太守中間既新復弊其後先師更窘風雨矣熙寧末後范太守始易其圮桷腐瓦逮姜使君下車陋者新隘者廣其經營之意有古人之遺風教官陳君巨中作記甚詳近考祖宗以來鄱之士人由此學以

聞道出其道之餘為文章干有司取科第為世聞人每絡繹相望也他日益有佩金曳紫朱丹其轂以歸者耆老見之猶復指似云此吾學舍諸生爾天子好爵厚禄不輕與人今諸生書笥近在腹中何當廢之暴其蓄積決能炳然可觀其不為夏侯見棄則爵禄真地芥爾巨中嘗上書言浮屠之弊引義雅正天子嘉之自縣令得此官益將羽翼吾夫子之道以行其志僕嘗謂國家使人如使器為器必有模範模範不善則雖成器不可用

其能為器之累如此以故人材猶器爾今教授造作人材官也不為人材之累者幾人乎巨中道足為人師宜不媿此語使異時鄱陽多士葢自子厚之門出元祐五年春既刻學記又刻教授題名記又刻進士登科姓名而大其碑葢又以待諸生云三衢毛某為作進士題名記

湖州武康縣淵應廟記

雷君不出裝不復渡揚子而西者五年於茲惟欝華君

駕六螭銜火自燭餘烈烜然下曝斗分吳人不幾腊其齒藁其骼雲不蓋山泉不濡井東阡西陌塵翩翩也聞嘉禾郡最劇如著爐炭上武康東出不百里距嘉禾近聞其田里蕭條屋散雀鼠而魚游錡釜武康四達比鄰遠輒不過三四十里比歲聞東西南北境往往輕其賦獨武康輸縣官如平時雖然歲未嘗不閔雨一無雨輒走羣望又為西竺乾法以請卒無雨縣長老云直縣西八里有響應山而龍居其山之下潭水之中盍往請焉

余披圖牒又得之云唐縣令劉汭甞請雨如願欲即馳詣請之未出山而雨他日又請或行半途雨或返舍未越門限雨以故苗垂死輙活且遂秀以實也他日無雪又往請焉如雨之信因上其狀於州又上郡刺史且致書諸公閒曰龍棲吾邑甚惠東南無黔突維疲骸僂首紛相枕籍而我邑有遺啄以分鷄鶩縣官賦且辦醫師括藥囊無以呻吟叩門者朝廷當何以報之願亟以上聞州伯遣主簿送中牢醴酒來曰吾城無雪縣令致吾

意於龍宰分我一尺雪即日往告如伯言徹牲雲物見雪意逡巡霰集瓦溝下如跳珠其夕大風飄忽蓬勃號且東南去如犇萬馬馳千乘車如鏜而荷戈者相前後錚錚也明日聞吳興城濛霮雪中矣元符二年十二月部刺史上聞書下春官有司請曰祠廟當旌封者先賜廟額五月勑書下賜廟額曰淵應然初無有廟也邑人虔上恩即共出錢財作屋二十許間堂潭潭也廡翼翼也墻屹然門煥然壯哉侯伯之居乎雨暘之變天耶人

耶有數乎適然乎抑有召致者乎浩浩蒼蒼上果有帝居龍果役於帝者乎將帝尸雨暘或者龍得專之班固書曰政失於此變見於彼猶景之象形響之應聲雨暘之變或見於治世固言豈皆然耶然豈獨固云爾先儒之言皆爾也一人吁嗟王政爲虧所謂政者州邑皆有政朝廷雖治而州邑不治其變將自及所不治者於以累其民乎易曰天地以順動則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審如是則風雨溫寒儻有小異亦天自不順何預人事

而所謂常雨常暘又何自而致之意人事葢天事爾天雖不可以晤語然常不言而居其中視焉惟人聽焉惟人則人與天果相因矣豈自天作者皆人自人作者皆天天與人若是者亦莫知其然耶雖然王天下者不罪歲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嗚呼躍馬肉食者紛如也皆王者所以殷勤屬一夫者矣雨暘苟不諧于時疑旒一堂之上四顧萬里所與彌綸而輔相者誠當念此漢丞相丙吉道逢牛喘問之此果能任其職而知所以當

憂歟孝婦死東海旱其罪有在矣或曰若是子繆將有此雨乎嗟乎余非敢有也葦洲竹嶼之間牧兒釣父與令相依者少於鳧鷁上之澤汪濊易滿予不敢使之壅而不流庶幾穰穰滿家者在此或曰浩浩蒼蒼上果有帝雨暘當自帝出於龍何有而子之言夸若是哉余聞雲從龍且曰龍雨師也是帝欲其雲行雨施而下澤焉則龍當任其職龍不任則帝不澤矣噫豈特龍哉乘朝車食太倉者皆龍若也彼有龍名而職不任者其出不

為人禍則反為身殃身在孔甲之世而夏德衰豢流厲王之庭而周祚去喜睡則珠亡於頷薄遊則射中其目有龍油然流帝之澤如淵應者乎然聞龍居鈞天帝居上下星辰呼嘘陰陽薄蓬萊羞崑崙而不即其茫洋窮乎玄間奴驅列缺而隸走箕伯宜其一嘘而宇內濕乃悒悒於漻瀨間菜畦麥隴之下朝嘘暮呵僅足相濡者其稼曾不滿皆豈龍之類至多帝畀其地或褊小輙不能究其用歟彼眄睞層霄涵泳朝夕之池者或反與旱

魋接殷勤之驩歟余嘗至淮海上四望湫然但見鮪鱓出没聞有龍而不果見時見篙師賈客過輙祝而祀之曰豆肥酒香錢財多有龍其福我竟去千里余問其所當祝云有龍恃其居每輙出狡獪見怪神則狼狽波瀾顛倒日月裂帆摺桅覆舟如葉垂涎閃舌牽其人嘗其血以自肥腯故不可不祝然不聞有能出膏澤者余亦頗怪世所傳歲大旱祀龍而雨者多在湫潭間未有聞禱於淮海之上豈篙師賈客所云者特鰍鱓之雄彼其

曝陸梁而含脂韋能媚於帝以取容退而挾其寵以夸魚蟲雖龍亦為之逡巡引却如此耶淵應雖載圖牒其初廟貌無有血食鮮至簫鼓不作獨飲玉浸之紺寒庇雲壁之蒼秀負杉檜之偃蹇友煙霞之容與而已其所自養者約而施人者常倍蓰余每至潭上徒想見其蕭颯跡瘦寂寞無營以老也廟成父老請記歲月余餬口父老上無所潤澤其子弟而慭惶於龍者涉筆慨然又繫以詩建中靖國元年正月十五日

紫微郁紛閶闔九門孰司帝澤有臣蜿蜒賜髻扶桑礪角崐崘鱗翼一奮溟海傾盆孰為其家珠宮貝闕洶湧萬里蕩雲沃日孰尸其間鰌鱓出没云胡不歸淹泊咫尺其歸非艱朝發夕至伏類蟄蠋起涵天地天飛淵潛浮沉皆戲於穆淵懿光發久翳潭山得色羣望抱媿突兀新宮薦椒奠桂聊穰爾家豚蹄非計十雨五風永相豈弟

連雲觀記

元祐七年夏六月利州修清風樓為連雲觀秋七月太守王公以書赴鄱陽告某曰始吾於此旦日據几簿領如髮正須爬梳又當為民吏道主恩曉國禁而問所疾苦赴其願欲若吾有負於此人衆且持券而取責必償之乃已蓋未暇游觀事也頃之民不數至吾庭司空城旦之書束於高閣晨起從容聊涉筆報期會而已反私自慨憐吾君游意太平治道貴清淨四方黙首日以寧嘉此不教而定吾老矣竊二千石異時約結欲自表見

者今乃了無可効殆飽食而嬉矣既日無事時步城上得與江山接殷勤始怪此樓庳陋聊葺而新之令晧盱百尺上薄光景俯瞰風雨簷牙含空雲氣呑吐朝躋南山而歸宿柱礎此吾以名連雲者也兩隅別為更衣之次將從賓客徘徊其上以樂之然未有記幸以屬子可乎某書復公云公之惇大渾涵人莫覩其畔岸者今豈欲小見於此觀也哉有濟物之性無塵氛之攖惟雲是名此豈直張其崇高而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

而徧雨乎天下者此泰山之雲也故君子體雲雷之象而見經綸之業得志則加乎民其斂而未用也又能使人憔悴枯槁渴而望之則君子於世亦何能已此其有為之氣當浩然而川瀦淒然而雲作㪍欝胷次茍出之膚寸崇朝其雨乎豈直此觀之上蜿蟬逶迤繡文錦章獨無心而徜徉乎雖然聊寓意此時以寄卷舒亦何適而不自如耶此公不素見語者其竊能料之以暴於人至於登覽之樂風物之秀獨想見其處而斯文不可以

髣髴然聞其東則項籍之烏江試求其平生喑啞叱咤之氣垓下悲慨之音則已漂為驚濤紛為薄霧濛滅無所矣風急水寒葦花凄晚豈亦有艤船渡口如當年亭長輩乎聞其北則孫權之故都帶甲百萬江漢為池紫髯英發驅駕豪傑豈自知不四傳而奪之晉又奪之宋齊梁陳如拉枯然彼晉而下樂未畢也哀又繼之俯仰六朝無可把玩嗟乎世人直為物之逆旅爾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一世百為忽然而已公乃今日登此遐

想而長思亦適然也葢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付是非於亡羊歸萬物於一馬乎昔羊叔子登峴山謂從事鄒湛曰自有宇宙而有此山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輩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嗟乎羊叔子豈特畢一世為物逆旅耶方將以身為長廊甲第為便座燕寢日夜為主而錮留之又將數百年累虛空以應門引魂魄而守之此亦惑歟庾亮為武昌諸佐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

子於此輿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公豈亦有客如武昌之人乎當天空月明夜氣縹緲斗酒相屬撫缶而歌客主可以頹然相忘矣既以書復公又以為記

郢州新修縣尉司記

九品官視縣尉為最賤九州之地郢當僻陋州城北百步許尉舍在焉老屋十餘間腐黑撓折遇雨水行堂室中冠巾皆濕蛙蛤爬沙出沒梱間與人為忤每大風至其上索索有聲坌入如揚篩眯人目不得開屋下之人

疑將壓焉尉最賤故無一錢力可繕完便與歲月因循益老而增朽以壞也予以負得為尉不敢擇地故鄉水陸四千里乃不知嶮且遠郡憐其眠食於雨暘間也得錢五萬四千尉舍始完予東吳野人無適時才用非所宜仕於此時者故日恐招罪悔尉舍既成自為之記且具隻雞斗酒以落之因自曉曰桂可食故伐漆可用故割予愚幸無用於時從下士之列而又易於去就平日學聖人之道將進而行將退而藏亦猶食柤梨橘柚爾

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予不知孰為可不可也楚江之滑有舟有楫使予得南浮瀟湘觀洞庭吏猶於瀰漫演迤間東望瀫江摇竿鼓槐而逝忽焉以清予憂良自幸哉入語妻子曰汝曹姑稪被以待元豐七年六月一日

湖州銅山無畏庵記

銅山無畏禪師維琳作庵以無畏名之求記於予吾先聖人有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嗟乎吾儒之多畏如是禪師獨傲然無所畏至以此自名

猶未能已人以名其庵人聞禪師名者皆竦然曰禪師
異人耶能無畏如是予獨知師不能無畏也其畏殆有
甚於吾徒凡人耳目之所適口之所甘四肢之所安吾
聖人第為之節文而弗禁也在禪師之道一切禁之斥
滋味如去鴆毒屏顔色如避死仇絶聲音如止詬詈舍
安逸如解倒懸葢凡人所為者一切當鋤治洗濯離絶
遠去疾走逃匿而不敢却顧至終身不復一念及之然
後為比丘之行粗備甚矣其多畏也禪師日食唯飯一

孟冬一裘夏一葛渴則飲水而已試以人之所常為者禪師為之則必矍然變色曰不可是則雖起居飲食莫非禪師所畏者又何名無畏耶雖然此予陋甚所期禪師者淺索禪師初學之地形數之内爾予聞伯昏無人曰夫至人上闚青天下潛黄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也是其人萬物一府死生無變於已如聲過垣無有留礙此豈所謂無所畏者耶禪師之道豈在是乎禪師云我諸佛之智内充明了決定故對外緣而無恐也此四通

名無所畏者我是以名之予告禪師曰無所畏未若無
無所畏我無所畏未若使無畏於我莊生書云登髙不
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此則我無所畏矣入獸不亂羣
入鳥不亂行此則無所畏我矣茍至於此物我之畏兩
忘無我無物無畏是真無所畏耶銅山古寺林麓蒼秀
旦暮之態風月借助陰晴之容雲煙潤色不接人境自
立標勝禪師喜作詩甚自力日夜哦其間痛自雕琢肝
脾欲以氣葢古作者想見其盤礴自得時葢亦無所畏

矣致和元年八月十五日

行藏樓記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其妻以居産之半請方於魯儒生生已之華子既悟乃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欲追須臾之忘不可復得此病爾猶茫然遺耳目蔑思慮況至人去健羨黜聰明其中了然忘之哉視吾身嗒焉空虛渾淪其亦何思何慮而行藏之别如屈伸臂爾天以是非哀樂獨喎賢者久矣前人老死嘗不得盡棄其

餘漫不復收散之山川溪谷托於雲煙雨暘更以厭飽後人世有人焉材厚而命薄學莫行其志仕莫究其用至有沉埋而不振放逐而不復心煩意亂乃時登高樓上層臺寄遠目散幽懷拔劍而悲歌捋鬚而遐想傷今之不可晤語懷往昔而悢悢也則山川溪谷之情雲煙雨暘之色空濛瀰迤見古人之餘悲留徙倚而發悽愴殆揮不可去已益使人撫物色以自憐感時節而永懷向使華子猶病必能登臨而忘使去健羨黜聰明者於

此當不悲以笑而卒亦不知其所笑因忽兼忘人之悲此能無得喪矣豈自知行藏之多岐哉巨中陳君即教授舍為樓號行藏引客坐其上顧謂僕曰杜參謀詩嘗有此令以名吾樓子盍記之時日暮天寒僕支闌干而徬徨目送過烏脩然絶湖湖西獨黄蒿古城雨濕枯樹想見此老亂髮垂耳零雪霑鬚目注椽栗步追狙公其阸窮流落之態於一倚樓頃周視山川谿谷盡付其悲蓋將以遺後人使驚世故之多累悼浮名之不竟嗟良

辰之晼晩也巨中氣禀特異如孤峯絶岸為文章筆勢聳拔上使以經術教江東子弟又使養以安閑益自進於道其日夜所以學吾夫子者當於進退存亡可以不疑是豈不沛然足乎已而無待於外者潛雖伏矣亦孔之昭顧廼倚樓忘愁獨放意於山川谿谷以追當年之餘悲乎不然特戲為此名與詩人墨客長為勝槩爾

自得齋記

僕頃過餘干令飯有客下座氣貌魁岸望之甚偉令云

簿君尚書宋公之孫尚書公文學前輩有顯名於時僕以不及識為甚恨喜見其孫也時起與君語云公子習富貴家主簿官卑廩薄未免於寒饑令視君鼻間栩栩然君之用心獨奈何君曰我不敢出吾分以求餘就非我力而取悶爾他日又過僕見語曰簿舍須壞令新傍構齋居以自休陳圖書植竹樹出則充吾職而已間而歸解束帶從賓客彈碁飲酒便輒終日漫不知其他於茲三年矣衷實自得之子為我記其說僕告以天池之

魚化而為鵬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而蜩與鷽鳩斥鷃笑之此局於大而不能小彼蜩與鷽鳩斥鷃者自足於數仞而無所用大也故不得不笑之言者嘗語僕以道云充塞天地大而無餘隱於毫末小而不迫其在人也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惟人所之今將絶雲氣負青天則鵬不得爭前翺翔乎蓬蒿之間則蜩與鷽鳩斥鷃且相比也為鵬也為蜩也與鷽鳩斥鷃也何適不宜而與道徘徊斯自得之全乎

君効一官方翔徉乎蓬蒿之間葢能自得於小矣然亦何必自為小廓而大之正亦為之而已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君請記甚勤僕於同僚何敢自愛雖然常聞前人有言學不可已或云人不可以無學君芽茁詞林而遺翮可拾意當斂以培之俾終不落于以益求其自得之意則中庸之義見而後庶幾知君子所自得者不既大歟

顧僕云云何益聊為君記歲月而已書來盛道齋中佳致
僕有官守不得往觀以書於此文也

東堂集卷十

宋　毛滂　撰

序

送邵通直序

邵子罷永平監北歸告行於常所與游者郡參軍毛某參軍廪甚薄羮藜飯糗不足以餉邵子之僕夫願從它客通謁跪起致鄭重語三四而已而漠然無餘情念與邵子游久不能忘也將抵皆霅臉惘然見可憐之色為

兒女囁嚅而邵子每見望者又不如是決知其不能爾懷抱索然顧終無可申般勤獨念少年時飢饒健啖老頗能言哺啜事令不得已試請以此言餉邵子人不可以不飲食也凡羹胾膾脯醢醯鹽酪皆所以涵津液敷榮華心愉體胖為神明家牛羊封豕芬芳滋味紛紜其餘魚鱉兔雉蓋盡取以供祭祀奉賓客養口體今殊不然巨卿大家窮海極陸鱗介纖細毛羽微族形醜狀怪名品不錄皆得以供鼎俎汙匕筯自以為珍異可口也

一旦禍生齒牙嗜味得毒甘脆下嚥鏌鎁在腹其次使人膚肉悶癢闗膈壅鬱拘攣偃蹇嘔不得出此時雖欲遂牛於俎羊豕並隨洗濯腸胃蘭蕙芼之不可得已此何故也彼於羊與牛豕誠亦有味雖瑣細怪陋能使人流涎被頤而其毒昧昧嗟乎士有常德厲行不出奇吐甘以驚世為媚悅也世世視之真寡味難近則使人幾何不繾綣甘熟綢繆輭媚乎淫詖之言甘如也吉善之言淡如也甘言煒煒俾躬自瘁淡言煌煌禮義之房淡

者以養甘者以喪且人切愛其身也愛之則求所以養之得其所養則名美而益榮失其所以養則憔悴而多乇飲食者亦若是口之於味耳之於言淡者居後甘者在前理必然也亦自擇而已嗟乎定交之難知人之難養身之難今於餔餟得之邵子名家子好學問吏業過人於世見頭角寄門戶者今官日益高四方水陸甘異當日集於邵子之庖宅日下筯而食也庶幾無忘此言乎

送南禪長老浩然赴雙林序

今之士大夫往往能誦佛語而為之說予方學孔子未暇求其書讀也然亦微識其意蓋無君臣父子文物禮樂以世所見為幻以虛空不可知為真得其道可使外形骸絶去聲色香味安於死生一無所貪怖喜憎大率不過如此其徒有談其說者必手如意坐高席脂韋宛轉長聲而軟語世名闍黎又有短袴衲衣跟蹻屈強所臨几席增危而更侈傍置一拄杖其下有側行胡跽設

意以問之者乃軒然而坐浪平然而荅皆離絶逺去出沒渺茫忽明忽晦如風過電照不可襲而得者世名長老予固三聽而三省之矣了不知為何等語亦不知世名閣黎長老果何如人也以是益不喜與其徒游而浩然既為長老其不相從宜矣予又鄙朴于人事曾不通曉閒居鄉人不往来獨怪浩然見予必喜往來為不厭倦予孤寂寡味亦甚喜與浩然語然誠不敢以世俗所名長老輙望于浩然也浩然渾厚人神定氣平出語如

決江河不可滯礙其有道之士乎孟子曰道若大路然浩然盖嘗服儒衣冠矣豈亦嘗步趨此道耶將去予而之它尚不予告何也幸尚知之佛遠乎哉

佛鑑大師語録序

佛以無心通達一切法而以一音演說之故法法皆心說說皆法半字滿字有雜有解有假名字而無一物四句百句千萬億句乃至不可說那由他句其字有盡而義無窮始自四十二章西來而佛書遍中國能言之類

無以復加如經所說山河大地皆是菩提燈發勞相譬
菩提心為一大鏡而山河大地一切衆生草木根芽之
類皆清淨本然中所現物故隨取隨用而其取其用皆
不外吾鏡中則其能以無心通達而一音演說字有盡
而義無窮能言之類無以加豈不以此哉然佛以無言
言故如刀畫水如空中鳥跡過不可尋而昧者欲求畫
于水求跡于空故觀一藏教如大海普雨而欲以淺智
悉數其滴至不可得則生迷悶于千萬億句計常計斷

見中見邊如步屈蟲脚移後躡前終不得捨而曾不知
反滴爲海則千萬億句畫亡而跡失有大智人菩提達
磨具佛知見愍此世且爲教所縛而來解之最初一語
廓然無聖有求心了不可得者即以付之故面壁不立
文字而一藏教咸露無餘佛音人音鳥音獸音一切風
水百物之音是音皆說是說皆義乃至牆牖棟柱無說
亦說隨其根性使各悟入如是解脫無量之衆譬五百
比丘各有悟門言人人殊而佛告舍利弗以彼皆正說

無揀擇也粤有佛國禪師白公天衣懷公之裔孫法雲秀公之嫡子提祖師印為一切雄而佛鑑大師惟仲又佛國之嫡子始從佛國悟庭栢義即獅子吼盡眼色界隨類枯出物皆金色而佛國不作如是言佛鑑亦不作如是解也或舉庭栢義問者則曰莫謗我師然青青滿前用亦不盡既往金山龍游道場皇帝數遣使降香學者雲集震于江南會補之至金山師傾蓋欣然語以家弟無極窜説之宗旨夙契嘗赴初請桃園鼓山亦以補之

于道有少分因出門人次集語録求為序引補之聞之昔
佛一時取恒河岸一葉告諸比丘我所覺了一切諸法如
大地草木為衆生說者如手中葉佛以為葉葉皆舉累劫
不盡故舉一葉使自趣入而縛於教者始葉葉而求之非
祖師具佛知見則安能不立一指而盡佛之藴無有餘哉
知此則如來祖無異禪也故因佛鑑語録而伸之

贊

雙竹贊并序

政和甲午臣某蒙恩佩嘉禾章得治其民當主上以清
净臨海宇而天下無事臣某素不知吏道幸苟安之亦
卒無可治者是幾與百姓相忘於千里之内獨覽觀日
月淑清山林膏潤風祥露甘鳥獸魚鼈咸若守臣無功
飽食閉閤自處於太和一物之數而已州之嘉興縣尉
臣丁某來告曰尉舍東有竹其幹合生此國家之祥願
以上聞臣某既以圖聞竊自惟念傳記所載歷代休祥
蓋時有之然非若今日之盛也側聞四方所上仁木可

集而為林嘉禾可斂而充廩芝秀成田黃金瑪瑙波湧
而山積鳥獸雪翰素膺籠致以獻者不絕於道恭以主
上德至大也其大在天地而其細不遺草木蟲魚故休
氣充塞乎四維八荒之間沈浸薰蒸孕和毓秀蔚為休
祥殆不可以數計非若傳記所載么麽眇小而已唐叔
得禾異畝同頴遂作嘉禾書主上寬明仁恕克享天心
長發其祥膺受多福故風角占曰福先見曰祥今祥至
如雨將書之則亦不勝書矣臣其伏覽太師魯國公蔡

京奏曰臣被恩殊尤前後非一自夏涉秋瓜果之賜不可勝計内雙頭並蔕者臣謹記得李實五百六十有七瓜一百八十有三林檎七十桃四十有二皆宣和殿内禁苑所生自昔得其一二以為上瑞今盈奩實篚其衆若此非聖德感格克享上帝之心陰陽協和孰能與此臣县舞手永歎曰此禁苑所生太師被賜者如此爾而天下瑞物新新相續未易勝言也而雙竹何足道哉臣謹昧死為賛以廣其意云

皇天無親災祥在德祥為福先若合符節究觀前王瑞
載於史事纔么麼為國大喜和氣被物令無不在物莫
非祥史曷勝載聖人清淨其道如天近隱旒纊夫天何
言發為至德薰為太和散為休祥諸物盛多其和惟一
四海一心祥其在茲餘不足云國家忠厚堯舜性仁湛
恩汪濊與物為春惟此君子雲儀玉骨勁秀有節空洞
無物姿傲氷霜韻含風月沖和所被疎箇亦合蒼龍並
躍丹鳳和鳴內向夷狄同體君臣江湖荒寒蕭艾相倚

青鸞不游白鷺羣飛韋列瑞物奉圖赤墀庶同瓜果托根禁籞獨立蓬山抗節白虎雲日下臨風雪莫萃願奉清閒坐閱千歲天光玉色俯照寒翠

壽星圖贊

維石巖巖生於一拳岌峩千尺寶藏興焉蔚薈出雲磊落承天岸巾石間袞衣貂蟬德盎於背氣充神全與石壁立寧復有騫黄閣丹臺風煙接聯芝田月明獨立胎仙晳鄣支林静閲流年翠竹不改碧桃長妍春日遲遲

光景蟬連五雲氤氲三台明秀樂只君子遐不眉壽

又

維石巖巖維川湯湯下有舟楫上有棟梁雲垂杖屨春暖節幢白鶴翔集緑毛徜徉竹堅松老石瘦山蒼羽衣丈人淵乎莫量動為夔龍靜同老莊五雲咫尺太紫圓方丈人來歸論道巖廊峩峩蒼山萬仞積秀丈人樂之惟仁者壽

真人畫贊

露凉風清珠星燦然虚出天籟欲舞胎僊瑶光玉骨巢葉如煙婉彼天人擷芝玉田凭欄縹緲桃陰滿前灼灼其華一笑千年

雷峯法宗師真賛

屹然孤高淡然樂易無營寡言洎解佛意頭目非愛孰寫所棄似吾非我天地委蜕衆則仰之雷峯之裔

元照律師畫賛

是饘是粥自西自東吾錫非行吾鉢本空萬物稊米寄

我鉢中游戲物初南北本同吾道亦然禪律一門過者
斟酌中衢置尊山空湖平風止月出在眉宇間清明岸
崖望之或然寫之已失

銘

中衾銘 并序

鄉黨三裘狐裘獨以黃配貴中色也偶得狐衾以寄東
甫前輩向嘗為布衾楮衾作銘效其意為狐裘銘仍銘
之曰中衾

子之燕居服御有則黄衣狐裘獨貴中色天質内存可
纊可絺裁以為衾何適不宜千載之下視此作式製以
為衾猶黄其質晝爾是憑夕爾是寧在暑無袢處寒更
温是故名中以為益友卧起對之庶安且久涑水之清
厥衾用布西山之純厥衾用楮皆嘗為銘所尚在素請
列賔於左右以為此中之輔是名三衾皆以德選彼錦
綺紈視此宜遠

墓誌

司法叅軍毛文若墓誌銘

堂兄諱澥字文若王父贈工部侍郎諱德拱伯父維唐第二子早孤煢煢多病骨立若不可耐久先君曰吾兄賢不克壽其後寧當如此教畜加至及冠性寬約苦自刻削口不傷忤物稱謹厚人侍先君側言語吶吶在牙頰間事妥帖不見崖角初同居既破籍獨能共門戶出入執子弟事益愿先君有子涓滂雖盤盂匕筯間物必使共飽也其仕宦於東南不果與俱委治生事不問其

出入多寡數猶曰澥去吾遠得無有疾病不聊飲食衣
給不具乎信信問所當得初弟某年十二歲時疽發於
背幾殆先君適在京師太夫人日夕守視之泣俟其死
無奈也又當五六月大熱肉臭敗為膿血流出不可近
乃日為其弟某取水手自洗濯去腐壞加藥面背汗浹
雨垂無難色先君為郎恩得補子弟官即以其名上不
以與消也不得命表曰終臣身不願復遷官蘄必得又
不得命他日明堂恩又不以與其請如前又不得命卒

用致仕恩補郊社齋郎試法律調池州司法參軍以歸
而先君有不肖子滂愚不及事弗克負荷大託使其憂
勞病心神明忽忽不寧既克葬家日貧顧視形影懼死
無以見先君於地下既而病良已行參軍事臨别為某
言吾得續喘息齒衣冠復用自别於里巷常人惟叔父
恩大實骨肉之使吾弟得長守先人田廬有稻有桑有
雞有豚奉祭祀不乏給饘粥裁足仕宦不失州縣掾佐
吾不過望也二月乙酉卒於參軍舍年四十一嗚呼痛

哉其孤奉喪柩自池來歸用卜人言白雲村西山之地為爽塏宜葬視之果宜又南望侍郎與先君壟樹欝然風聲相荅山蜿蜿如游龍周遭如垣墻土厚穴深玆維永寧也始娶劉氏先死生女為士人妻後娶李氏生三男皆幼三女其二許嫁矣九月庚申克藏於此實元祐三年銘曰

善則內充數則早窮有禄不豐蒼蒼穹窿孰謂爾逢

趙氏夫人墓誌銘

亡妻南陽趙氏諱英高祖贈太子太保諱曇太保生司
徒諱湘司徒生太師諱亞才太師生太子太師清獻公
諱抃清獻公生於潛令諱屼娶時氏封西安縣君生夫
人於潛有令聞蚤死公以夫人歸於我其歸也不及事
吾母能撫我弟妹盡恩意接媪御有彝則平居修整不
見惰容怠色積十年婢子不識笞罵之辱奉其母西安
君孝有不果見輒使人問衣燠寒往時食客滿吾門夫
人乃日為釀酒擊鮮惟恐客不至為具不腆為恨至其

自奉裁一肉用乏每不繼輙捐珠璣紈縠以為客具若
棄粃粺余性懶慢不喜為吏家人輩竊共笑且罵以為
癡拙夫人曰人生衣食裁足正可休君先大家殆藏
萬卷其間聖賢具在君雖閉門以老終不落寞余嘗怪
其薄鉛黛衣簡文繡數問所當得輙曰非不足正自苦
懶爾比屬纊襲衣僅可以斂余聞仁者壽又曰鬼神禍
盈夫人宜壽又無所取禍於鬼神者也嘻余阨日久矣
夫人十八歲為毛氏婦後十年而死其平生乃爾孰謂

仁者必壽鬼獨禍盈乎元祐四年七月得疾立殆不復起殯於城南佛廬紹聖五年二月十七日始克葬於此以太師致仕恩賜冠帔一女許嫁宣德郎通判河州王端三男子珪玠瓌咸知學矣嗚呼痛哉是銘也庶幾以寫余悲銘曰

德曜之篨少君之車惟若人兮可與茹菽伏與隱約而不癯太末之郊龍潭之湄翠藻翩翩與波委蛇若人莫與其尚似之

牛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牛氏保寧軍節度推官南陽趙君岯之妻以元祐八年十月十五日卒於趙氏私第某適從吳中來歸往赴哭凡其家人咸來會哭至無踈戚其聲必哀盡其退而嘆曰歿者何以在人是何哭之悲也趙氏尊顯為一鄉之望太師清獻公無恙時門內百口上下肅雍有法度此亦難為婦矣夫人十五歲歸趙氏性仁厚委隨婦道有可觀羣居與人不為纖芥雖媼御無一退言積

二十年一家喜悦共語曰佳乎婦也於戲家人子當豐
少時能婉娩如是至死使人有可論記而其親戚之念
不衰世未多有哉夫人曾王父諱景為右正言直集賢
院三司鹽鐵判官王父諱進賢開封府扶溝縣主簿贈
太子中允考諱正平左朝散郎致仕朝散君自王父三
世以詞學進而夫人亦能讀孟子論語寫字不類女子
父母憐之擇所宜歸以節推君善故歸之節推警敏能
吏其進方未央而夫人生之日迫不果待其貴命也有

子十人六男子四女長子霈鄠雋頴可愛令舉進士餘皆
幼嶷能讀書此夫人素教然也一女適進士徐鋭其三
尚幼後一年將以十一月丙午葬於西安縣清平鄉衣
錦里童烏之原節推君臨其云以吾妻之銘累子其故
趙氏諸壻而節推丈人行也側聞夫人之善甚熟於義
宜銘銘曰
牛氏三世有文而禮義之氣徘徊閫内旦薰夕陶天質
是懿以為清獻公家之婦而無媿者也

吳氏埋銘

元祐四年二月十八日居士呂愽聞繼室吳氏卒五年九月二十四日葬餘干縣政新鄉焦原前事之日其子弼康詣郡司法曹毛某上謁泣再拜乞銘曰母生弼康八歲而死後母遇之如母翁他日遠游學見益闊踈母常提携視寒暖渴饑至於成人知問學咸母素教也今棄其孤歿大懼泯懿實得一言可信於後某平生所至喜問人物來江東聞弼康有文行既見憐其困語之曰

學勤文成而阨窮乃爾蓋何以自寬始聞居士君頃進取齟齬夫人輒曰命爾了不芥蔕建弼康三舉三罷夫人曰固有數於是乎知吳氏望其夫有道又知所以教子矣三男弼安弼康弼成而弼成夫人出也一女為士人妻世為饒之樂平人銘曰

事夫撫孤嗜義如愳後婦後母想見粉澤

文

送鶴文 并序

太師魯國公取鶴於華亭將歸之天子之囿相鶴經云鶴千六百年飲而不食與鸞鳳同羣又云鶴仙人之騏驥今天子撫世清明凝神沖虛而天人自見數奏鶴數萬隻翔集魏闕上慶雲湛露之間將下與鴛鸞接武而此鶴乃鎩翮投籠爭食雞鶩賴魯公之力得同白駒之見維隲振鷺之在廷備仙人之騏驥騰飛於天衢嘉禾假守毛某作送鶴文一首

鶴將去此而何之去故鄉之蒼莽謝雲海之渺瀰豈將

問路於黃鵠下建章集太液矯仙雲而凌烟霏顧天居之崇絕有九虎之守闗孰為之容乃得通紫禁而望赤墀惟真人握圖體道髙妙凝神清虛而撫世無為致天人之來假宛圖畫之所披浮宫殿於縹緲燦環珮之陸離霓旌絳節舞鳳僛僛若汝之類翔集則動以萬計下觚稜俯金雀而窺璇題汝獨與雞鶩而同老向湖海而棲遲賴魯公之餘力致沖天之一飛母憂汝渴飲汝以瑶池之水毋患汝饑食汝以玉田之芝見金人之露下

何繒繳之能施見天子萬年莫如汝壽上固將見汝千六百年與鸞鳳而羣棲充汝淩霄之姿毋曲首於藩籬

祈雪文

念歲且盡當寒而温天雖小差人則大病豈惟病也饑將繼之姑召膚寸之雲噫欠盈尺之瑞我惟不請神無不從

又

某以不德久託農圃之上適東南大旱而吾境連歲風

雨時若雖三尺童子亦知神能出雲氣作雷雨若慨然有意助令活黔首者然自夏徂冬以雨雪來請者再而亟雨倏霰埀密復踈若甚不得已陽應而陰不與也人之無常不可以作巫醫神顧巫醫不若哉有始有卒其唯神乎令新宮且成舊令且去無使邑人勤前而怠後神雖不恤慚我豐碑庶幾朝暮一雪尚足追救敬羞飲食薦陳此意

為湖州太守祈雪文

戊寅之春旱魃盛氣寒沙寸碧俯見魚背饑螢出筐老農釋耒誰謂秋郊蔚有卧穟驕陽憑淩荐歲偃蹇稚稼柔桑不絕如綫令誰致之雞有餘啄令雖焦勞德則凉薄噫欠飄忽風驚水立欲問此恩碧潭千尺令不敢有告我州伯伯聆而嘻六邑之民我弟我子有澤斯均是何一家東雨西晴遣吏送誠庶分餘滴薦羞芬苾將命祇慄惟我州伯令問甚休六邑千里和氣所遊藉令不禱神得無意令聞其言宜奮且喜上封請秩豈神所欲

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謝雪文

我之依神猶指有掌神之報我如谷荅響我養吾民媪之負襁民反不信神獨深亮豈有雨暘寄神之宫持劵取之若探懷中翳陽為陰吹雨作雪玉樹瑶峯曉相映發未雪憂疫既雪亦憂道有凍骨吏不能裹耿耿念之奈此皸瘃扶桑忽暾雰霧澄駮令實不德神苟不怒豈俾無功坐收豐穣神其儆我厥意可訂反怒為德以是

愧令爵芬豆肥敢不修敬

又

淇之息肩曾未浹月秋則不雨冬亦不雪神非容心吏有慚德蒼山之下紫潭之湄我以旱來雷雹隨之窮冬不裹蒼鵝再血日午無雲暮霞朝雪封豕芳醪聊以告潔神食無羞吏亦塞責

又

嗟乎淇之賦命奇窮與物聱牙欲效脂韋而自營終坐

悃愊之無華衆所非笑而排擯神獨眷顧而欣嘉追夢想於江南識蜿蜒於水涯山團欒而木夭矯淵清泠而雲紛葩記夢游之在目比當時而非他豈嘗為流萍與斷梗究相值於濤波共浮沉其無際留夙好而不磨所以洗强顔之枯槁借餘潤於噓呵雖然神亦何心孰計繻裳而赤舄人苟潔意肯陋濁醪而蒼鵝獨謂儻前日之不雪人將以予言之云何慨舉一觴以相勞豈憚殘雪之集韡

代蔣守謝雨雪文

戊寅已卯吳東西州皆饑武康春緑秋穫獨無不足之色縣令毛某以龍効雨甚力上其狀刺史府某托於吳興士民上數月矣夏秋雨不破塊而冬暖復可念端憂閉閤寸雲天高令茲聞問甚嘉屬吏以請而快雨密雪與吏俱來聞唐之貞元間龍嘗為劉汭雨矣蒼崖紫淵老於其下令復幾年邑人了不稱道刺史不獲預聞然吳興六邑武康亦刺史所治而龍之下澤曾不出境五

邑之民未嘗分甘豈龍亦有職守將不過百里之地耶雖然前日之請乃復沛然答我又豈龍之蟠屈泥沙自混蟄蠋恥為狡獪變化以要卮酒豆肩耶將所不能忘情者近村比社之人時時噓呵餘潤用慰其枯槁之望耶此某不能致詰然既以惠我當永以為好

八月祈晴文

農夫之倚耒望歲久矣行當磨鐮而刈燎釜而炊雨輙吏敗乃事豐凶將決於陰晴之頃曩以憂烜得蘇實神

所賜今復亟飽而慮饑神可不終惠乎謹羞非薄有謁祠下

又

入春恒寒一雨彌月人在溝壑陸游龜魚敗膞決圍皐野為河疾病在前饑餧在後為民之長安致此祥引咎百神求霽淹怒

告龍潭封淵應廟文

寂然忽恍之間憑附土木血食於世者每日有神物在

也祠宇甚壯爵名甚寵儼然人望而敬之者甚衆然皆
坐厭芬馨德惠不紀借有頗見異者不過能為寒暖痛
癢以驚怪小人女子之心豚肩卮酒冀幸一飽而已嗚
呼人神之間亦有僥倖相蒙如此者乎龍之神澤加於
民甚厚自唐劉汭時已蒙惠矣汭以上聞僅許立祠而
國家恩禮莫及也今則祠宫亦已鞠為茂草多歷年所
前後令逢旱則席潭滸以禱既雨則與神缺然相忘神
雖不以望人然負恩嫚德者在令與百姓矣今朝廷不

鄙陋某前之請詒禮官疏榮號備載勅文邑人又且伐木陶瓦相爽塏以新神居矣故率僚佐詣潭滸備禮以告雖然人之有道德者或輕軒冕茹蔬飲水而不願乎膏粱山棲谷處而不願乎華屋廣厦況神淵潛而天飛變化無方顧於此三者豈所動心哉凡吏與民無以報德姑發妄想而假托世所貴者以致區區之意神其一笑許之

武康謁廟文

令於今蕞爾甚輕然有民有社食其廪者所畀則重神又托於令之始而血食其民則凡所以惠康斯人者豈獨在令也某不敏非時所推擇姑以貲當為令一日據案涉筆蘄無負於明幽亦庶幾與神共濟百里之命敢以區區之意敬謁廷下

辭諸廟文

某饘粥於是一再勸耕當此無年懼上澤有壅乃終以理去咎孰任之某不自恕神實私之奉此一觴以謝不

敏

又

某竊食此縣百神相依惟時三寒暑疵厲不作水旱不加神則厚相我厥惟惠養不至風聲不立我有媿於人神迺獲終以理去顏用有忸怩唯此尊酒來與神訣

辭龍潭淵應神廟祝文

某與神定有夙契三年雨暘若車載我後欲得則傾車以出既厭則俯拾而復載以故雖民政不紀而倉廩有

餘果腹既衆而禍心亦薄使强顔之人得以理去其在
玆乎顧惟祠宫未完而民約已爽葢民知令去不知神
存雖然神豈有心與民較此其所知者濟物而已尚哀
其愚蕩然闊畧也異日雨暘以時常若某在謹奉一卮
來與神訣

乾隆御覽之寶

謄錄舉人臣范翔集